

“善學研究叢書”總序

何日生、陳金華

自工業革命以降，人類物質文明之進步一日千里，然其極具破壞性的一面也展現了出來。核子戰爭、軍備競賽、人工智都使人類的未來面臨潛在的巨大危機。與此同時，東西方文明間衝突的風險也日益有失控的趨勢。職是之故，打造更具包容性的普世價值觀基礎就更具有現實意義。在此我們以“善”（拉丁：*bonum*；英：*goodness, perfectionism, Eudaimonism*）這一哲學、倫理學與宗教學範疇，來嘗試構建一個具和平主義的世界思想交流平臺。

然而，在舊的學術體系中，對“善”之研究主要集中在倫理學、哲學與宗教學的範圍，強調其形而下之一面，而忽略了作為人類普世性需求的內在維度。因此我們對之重新定義分析，以求更貼近當代現實。我們將“善”分為不傷害他者；自我道德約束；濟助他者等不同層面。再漸次上升至具超越性的層次，以期實現物我合一與天人合一；我們還希求將善上升至美學高度，以打通德育與美育之間的樊籬。這是將具有強制性、規約性的善的戒條，升華至自然而然、發自內心的審美愉悅狀態，以至達於自由之境！

善之具普適性與普世性，乃因人性中之同理心（*empathy*），即人類

本有的換位思考能力。正因這種心理能力，人類可以自年幼之時就將自己設身處地置於他者位置之中，或者理解他人經歷與情感之能力。這就為不同社會群體也包括不同文明間的互利共贏，奠定了思想基礎。

此種使我們締造文明並脫離蒙昧野蠻的同理心，隨著人類歷史的進程而不斷演進，像遠古時代的神靈意識中忽略了自我；文字出現後個體意識漸次強化，讓人類同理心獲得了質的飛躍；部分宗教與倫理學也對同理心有著巨大的促進；而近現代物質社會之中，人類的剝離感則又使同理心受到了削弱。真正能夠實現合作共贏、充滿關懷的社會，就需要我們來共同努力培養這種同理之心，因其為諸善之源！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類具有抵制侵略、暴力、自利與功利主義的本然傾向。我們的這種同理之心是基於社交性的需求，是為了關愛與相互照顧以期共度難關。在這種同理心的驅使下，我們逐漸形成了不同層級的歸屬感。從生理學的角度來看，人類自我存在意識的成長過程，也正是同理心的同步成長過程。在人生路途中，我們逐漸體會到了此生的艱難，而這也正是人類社會得以團結的力量所在。在過去的文明發展史中，同理心一直在擴張自己的感知範圍。故同理之心即是善與文明，而善與文明亦具同理之心。

在東西方文明中，“善”一直是各文明的核心議題。對於中國文化，“善”可利益萬民、利益萬物。中國的“善”是各人“善其所善，美其所美”。中國的“善”比較著重相對性與現實性。中國對“善”的意涵，從造字中就可以看出。“善”，就是一人一口羊。每個人都有，每一個都享受幸福，每個人都生活在共容、共享、共榮的社會那才是“善”。如孟子言：“可欲之謂善”，“充實之謂美”，滿足人民所需要的就是“善”，每個百姓都擁有幸福才是“美”。所以說“充實之謂美”。

善文化亦與“美”、“真”同源。對此三者的關係，東西方的理解

略有差異。中國古典思想中，美與善同源且具微妙差別。故孔子曾以音樂為喻，指出“《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而“《韶》盡美矣，又盡善也。”並且儒家思想在若干情況下會以社會道德來定義美。也即在中國傳統儒家人生觀中，由“知真”、“得美”，最終達到三者兼而有之的“至善中和之道”！與此相對，道家則主張美之自然、天然與樸素，並竭力祛除“美”中“人為”之因素。莊子即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之說，道家故主張以心齋、坐忘、滌慮等玄想來貼近這種自然的本源狀態。

而西方思想體系中的“美”，如希臘語中的 *καλλος* (*kallos*) 與拉丁語中的 *bellus* 則最初都是指人體，尤其是女性形體協調之美。在此基礎上，更可抽繹出一種視覺與空間比例和諧之美，如柏拉圖就有“尺度”與“比例”本身即體現美與善之觀點。這與中國文化中“美”最初是來自於“口味”，也即舌間所帶來的快感不同。除此之外，西方的美還常與“真”相聯；至中世以後，則又常常與（基督教中的）神性相關；近代之際則又強調“崇高”之美。所有這些都體現了東西方之間對於這些基本範疇的重要區別，而都需要學術界對之加以深入地研究。

“善”自然具倫理性、此世性、世俗通用性等形而下之特徵，但其同樣具有美學上之深層內涵。“善”之美學意義，則旨在消除人與審美對象之對立，故求天人合一、物我雙泯，將自我與對象幻化為一，而使客體迷失在主體之中。前所論及之“同理心”恰恰也可以消除這種物我之隔，即打破主客間的隔閡，消弭其中的界限與差異，並與此同時產生同情默應之心、思想共鳴之情，並終極使之上升至美感高度。這也正是讓善與美融通無間、契合如一的重要聯結點。就本體論而言，善與美可以實現終極意義的同一。善非僅為美，美亦具善性。就現實而言，美具有用來傳播善的工具性特質與現實意義。在人類藝術史上，繪畫、雕塑等諸多藝術形式都曾被用來傳播善的觀念。佛教中犍陀羅

的雕塑藝術、綿延中亞直至中國很多地域的石窟造像、敦煌壁畫等；基督教中無論是列奧納多·達·芬奇的名畫《最後的晚餐》(L'Ultima Cena)，米開朗基羅的名塑《哀悼基督》(Pietà)，抑或是約翰·巴赫那充滿神聖性呼喚的受難曲與彌撒曲等；還是伊斯蘭教建立的科爾多瓦清真寺(Mezquita de Córdoba)，所有這些都是以弘揚善為起點，卻最終歸結到了美的感召與藝術的神聖，從而也跨越了單純任何一種宗教、教派甚至族群界限，具有了普適的美感體驗。

“善”也同樣與“真”緊密相聯。對於西方，“善”就是真理。柏拉圖倡議“至善 Summom Bonum”，強調追求最高的真理，“理型 Ideal”為“善”。一方面“真”可以帶來“善”；同樣，“善”亦可帶來“真”。以西方文化語境為例，受猶太——基督教社會的神性思維影響，人們認為“自然”本身乃是完美的神所創造，故亦具完美性，因此其道德訴求(善)在文學藝術界就外化為“自然寫實主義”傳統，故而更重形似(真)，而非神似。所以“善”即是“真”，“真”本身也能帶來“善”。這種思想也同樣表現在東方文化之中，孔子在《禮記》裡就說：“雖有至道，弗學，不知其善也。”這說明，真理必須是“善”。真理必須實踐，才知道其益處。善有“受益”之意。“善”不是以一項真理框限每一個人，而是造福每一個人。雖有最高的真理，如果不能讓人獲益，這真理就不善。所以真理必須善，對於生命的完整性，“善”比真理還要究竟。道家學派亦有類似的說法。老子言：“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善利萬物，連惡都要去靠近、去幫助。直到世間的一切的惡都轉化為善，才是“善”。東方宗教中“善”與真理同樣存在強烈的共同聯繫，佛教即主張因緣生法，萬物相生相依，其哲學的最高理想是，與萬物合一、與萬法合一，是為共善。

到了現代社會，這些範疇間的關係又產生了全新的變化並帶來了

嚴峻的挑戰。我們發現，在很大程度上擁有知識(真)並非一定自然擁有“善”。與之相反，有時人類創造出知識技術，但後者卻有可能衍生出自己的力量，反過來宰制人類。近代以來，對工具理性“中立性”的過份強調，逐漸剝離了科學精神對至善的終極關懷。這種情況給人類現實帶來的最為顯著迫切的威脅，就是日漸引起哲學與科技界注意的人工智能存在失控危險的問題。其中最受人矚目者為計算機基於神經網絡構建的深度學習能力、數據中毒等。前者使得計算機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獲得具有自我個性特徵的邏輯推理體系(類似於人類自我意識)的能力；而後者，更是使得人類本身具有缺陷的數據，會在沒有人類道德約束的機器網絡中獲得無限的放大性偏差，並導致嚴重的災難性後果。因此，科學(真)發展到一定程度之後，就需要在其中注入“善”的力量，來導正對工具理性的迷思。否則毫無約束如脫韁野馬的技術飛速進步，反而會將我們全人類拖入萬劫不復的深淵。所謂科學求真、人性求善、藝術求美。我們人類只有在最高境界上將此三者合而為一，方能解決當前與未來所面臨的抉擇危機，而這些難題都需要我們全體社會，也包括“善學”研究的同道者來嚴肅面對。

我們對於“善”的提倡，非僅為舊式的倫理、哲學說教，而是要在全球化大背景之下，在目前全球化與全人類命運都走到十字路口的嚴峻時刻，以學術探討的形式，來關注世界的新格局如何方能得以一種更為和平、可持續的方式加以形塑。

全球性的問題離不開全球性的合作！作為一個世界性的合作項目，“善學”研究將成立一個跨文化、跨學科、跨地理畛域、跨語言的國際學術平臺。我們更提倡一個軟性、共商、平等的意識，從而超越傳統的哲學、倫理學與宗教學範圍。我們還將從政治學、外交學、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語言學、心理學、經濟學、媒體傳播學、尤其是美學、

藝術學與文學等角度來闡發對於善的定義、原理、發展與更為重要的，對現實的啟示。因此這項關乎全球共同命運的系統工程，就絕非任何一個國家、個人、學術團體所能解決。它需要全球學術界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受過不同學術訓練者能夠精誠合作，以實現這種跨界的研究。

就具體研究取徑而言，因為善的媒體並非全然歸為文獻，它還體現在視覺藝術等其他各種媒體形式之中，因此就可能並且也需要最終歸結到美感的體驗之上。所謂“志于道，據於德，依于仁”，但一切最終還是要歸結為“游於藝”。至善者終將是美的、自由的，並且超乎具象而進入藝術的領域，這也是我們對於“善文化”研究需突破過去局限的學科性要求。

本乎此，我們計劃在歐洲、北美和東亞多所大學中設立“善學”研究項目，並與領導這些項目的專家學者共同組成一個深具靈活性的全球性研究與教學的合作網絡。除了定期或非定期地組織國際研討會、工作坊、專項講座之外，我們還將大力資助“善學”的出版事業。這包括發行定期出版物（《善文化》[*Shan Culture*] 學刊）、籌備“善學研究叢書”、組織“善學研究譯叢”、“善學經典叢刊”等系列出版活動。而本書就是作為“善學研究叢書”的第一種。真誠期待能夠以此為契機，與海內外學者同仁共同推進人類的福祉和平發展，以期一個更為和諧且充滿善意的星球。